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集編卷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雷　純

謄録監生臣莫與儔

儀禮集編卷十

龍里縣知縣盛世佐撰

鄉射禮第五之三

賔北面坐取俎西之觶興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於賔東賔坐奠觶拜執觶興主人答拜賔不祭卒觶不拜不洗實之進東南面

註曰所不者酬而禮殺也賔立飲

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賔少退主人進受觶賔主人之西北面拜送賔揖就席主人以觶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於主人之西如賔酬主人之禮

註曰其既實觶進西南面立鄉所酬

主人揖就席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

敖氏曰長謂衆賔之長也此惟據主人所酬者而言

大夫若衆則相酬辯乃及長

世佐案大夫若衆則大夫長受主人酬訖即實觶

酬衆賓長衆賓長酬次大夫交錯以辯也敖說非

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

註曰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為上尊之也春秋傳曰字不若子此言某酬某子者射禮畧於飲酒飲酒言某子受酬以飲酒為主

敖氏曰此謂大夫酬長若長相酬之時也司正稱酬者之字稱受酬者曰某子彼此之辭也此主為酬者

命受酬者縁酬者意欲尊敬之故於此言字於彼言

子所以不同

世佐案此謂無大夫而衆賔長相酬之時也賔主

人及大夫旅酬皆不相至衆賔乃相之若主人酬

長相之之辭當曰主人酬某子猶主人與賔為耦

而告賔曰主人御於子也若大夫酬長辭當曰某

子酬某猶大夫為射而以耦告之曰某御於子也

受酬者自大夫右大夫如介禮也

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於西序端東面衆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於西階上

註曰在下謂賓黨也鄉飲酒記曰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此異於賓

卒受者以觶降奠於篚司正降復位

右旅酬

使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舉觶者皆洗觶升實之西階

上北面皆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席末答拜舉觶者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答拜

敖氏曰大夫席末席東端也

舉觶者逆降洗升實觶皆立於西階上北面東上賓與大夫拜舉觶者皆進坐奠於薦右

註曰坐奠之不敢授

敖氏曰東上主賓者在右也至是乃言之者以其將

奠觶也

賔與大夫辯坐受觶以興

註曰辯辯其坐奠觶

舉觶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賔與大夫坐反奠於其所

興若無大夫則唯賔

敖氏曰言此者明不舉觶於賔長此二人舉觶雖曰

正禮然若無大夫則闕一人以其禮唯當行於尊者

耳

右二人舉觶

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於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於賓賓辭以俎反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

註曰上言請坐於賓此言主人曰互相備耳

司正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於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於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從者

註曰授賔家從来者也古者與人飲食必歸其盛者所以厚禮之

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

註曰以東授主人侍者

世佐案鄭為此說者所以成其為賔黨弟子耳姜云弟子當是主黨則其以俎而東也無授主人侍者之事矣說見上篇

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於賓南衆賓皆降立於大夫之南少退北上

右徹俎

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衆賓皆說屨升坐

註曰說屨則摳衣為其被地

疏曰案少儀云排闔說屨於户内一人而已矣鄭註云雖衆敵猶有所尊也彼尊卑在室則尊者說屨在

戸内其餘說屨於戸外若尊卑在堂則亦尊者一人說屨在堂其餘說屨於堂下是以燕禮大射臣皆說屨於階下公不見說屨之文明公舄在堂矣此乃鄉射非臣禮賓主人行敵禮故皆說屨於堂下也

乃羞

註曰燕設啗具所以案酒

無算爵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與取奠觶飲卒觶不拜

註曰二人謂鄉者二人也使之升立於西階上賔與大夫將旅當執觶也卒觶者固不拜矣著之者嫌坐卒爵者拜既爵此坐於席禮既殺不復崇

敖氏曰使之亦司正也此舉觶謂取而酧之即下文所云執觶者受觶

執觶者受觶遂實之賔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而錯皆不拜

註曰長衆賔長錯者實主人之觶以之次賔也實賔

長之觶以之次大夫其或多者迭飲於坐而已皆不拜受禮又殺也

敖氏曰錯謂以次更迭而受也大夫若惟一人則衆賓長先受其觶以次錯行之大夫若有二人以上則皆及於大夫乃及衆賓蓋先尊而後卑也云大夫之觶長受而錯則賔觶但至主人而止與所以然者以二觶並行難為旅也若無大夫乃行主人之觶為其無二觶故爾先者不拜而飲故受者皆不拜禮蓋相

因也

張氏曰大夫與衆賔等則得交相酬或大夫多於賔或賔多於大夫則多者無所酬自與其黨迭飲也

世佐案敖説於錯字義不合葢非也又以大夫之觶長受而錯爲一句亦非

辯卒受者與以旅在下者於西階上

註曰衆賔至末飲而酬主人之贊者大夫至末飲而酬賔黨亦錯焉不使執觶者酌以其將旅酬不以已

尊於人也其末若皆衆賔則先酬主人之贊者若皆
大夫則先酬賔黨而已執觶者酌在上辯降復位
世佐案註云不使執觶者酌以其將旅酬不以已
尊孤人也者堂上皆坐飲故使執觶者酌在下者
於西階上立飲若使坐者自若而飲者特升是以
已之尊孤人也所以卒受者必升自酌以旅在下
者此當與大夫之耦不勝則特升飲參看彼是罰
爵故云尊者可以孤無能此方旅酬義取弟長而

無遺故云不以己尊孤人也疏文明刊本註疏中

孤字多譌作於今從通解本改正復論之

長受酬酬者不拜乃飲卒觶以實之

註曰言酬者不拜者嫌酬堂下異位當拜也古文曰受

酬者不拜刊本脫受字今從通解補

世佐案長謂堂下衆賓之長也酬者即三賓之卒

受者

受酬者不拜受

註曰禮殺雖受尊者之酬猶不拜

辯旅皆不拜

註曰主人之贊者於此始旅嫌有拜

執觶者皆與旅

註曰嫌已飲不復飲也上使之勸人耳非逮下之恵

亦自以齒與于旅也

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敖氏曰此以降者一觶也然則主人所飲之觶執觶

者其先以奠于篚與

世佐案上文及此兩言卒受者依註二觶並行則卒受者二人也敖氏主唯行大夫之觶故云然今亦不取竊謂堂上旅酬皆執觶者酌以送之受者各於其席坐飲故二觶可以並行至於旅在下者之時同在西階上酬者又須親酌若復二觶並行頗覺其雜揉而無次況一階之上而行禮者常四人焉能曲盡其進退雍容之度乎然則旅在下者

葢用一觶也所用之觶毋論賔與大夫但取行至三賔之末者三賔之末飲而酬堂下衆賔之長堂下賔長飲而酬主人之贊者亦以次交錯而辯也其一觶則執觶者以降奠于篚註云執觶者酌在上者辯降復位其在斯時與敖謂堂上惟行一觶註謂堂下亦行二觶皆未合讀者試以上下經文反復玩味必有能辨之者

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賔與大夫

註曰復奠之者燕以飲酒爲歡醉乃止主人之意也

令文無執觶及賔觶大夫之觶皆爲爵實觶觶爲之

敖氏曰二觶元在賔與大夫之前故云反奠餘則皆

如上文賔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以下之儀不言者

可知也此後酒行終而復始儀亦如之至醉而止所

謂無算爵也

世佐案註令文無執觶無字衍葢謂令文執觶及

賔觶大夫之觶數觶字皆爲爵字耳不從者以此

時用觶不用爵也然經文爵觶亦有通用者如飲

不勝者亦用觶而云有執爵者是也疏欠明

無算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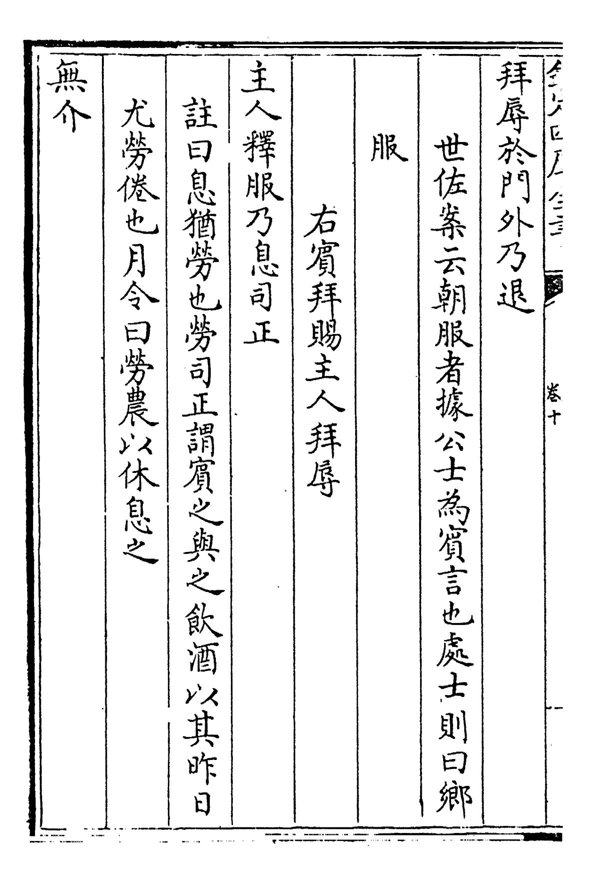
右燕

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主人

送於門外再拜

右賓出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於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



拜辱於門外乃退
世佐案云朝服者據公士為賓言也處士則曰鄉服
右賓拜賜主人拜辱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
註曰息猶勞也勞司正謂賓之與之飲酒以其昨日尤勞倦也月令曰勞農以休息之
無介

註曰此已下皆記禮之異者

朱子曰此鄉射禮本自無介不但勞禮無介疑此衍文也

敖氏曰昨日正禮已無介則此可知矣乃言之者嫌不射而飲或用介也

不殺使人速

世佐案速速司正也使人言主人不親也敖云亦當使人戒乃速經文畧也

迎於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

敖氏曰言不殺復言無俎者嫌不殺者亦或有俎也士冠士虞以乾肉折俎主人不崇酒則賓亦不告旨矣其他不見者可以意求之

世佐案不崇酒不拜崇酒也文省耳

不拜衆賓

敖氏曰此謂不拜之於庭指將獻之時也若獻則衆

賔亦拜受爵而主人答之

既獻衆賔一人舉觶遂無筭爵

註曰言遂者明其間闕也賔坐奠觶於其所擯者遂受命於主人請坐於賔賔降說屨升坐矣不言遂請坐者請坐主於無筭爵

敖氏曰此一人舉觶在獻衆賔之後雖與正禮之舉觶為旅酬始者同實為無筭爵始也言遂無筭爵明其說屨升坐即取此觶飲也

世佐案此章言鄉樂唯欲則無升歌間合之禮可知也無司正則無安賓表位相旅之禮可知也無介則亦無二人舉觶矣無俎則亦無徹俎之禮矣此皆可以類推乃復言之者經文之詳也

無司正

註曰使擯者而已不立之

賓不與徵唯所欲以告於鄉先生君子可也羞唯所有

鄉樂唯欲

敖氏曰此與前篇息司正之禮亦同但文有詳略爾

右息司正

記

大夫與則公士為賓

註曰不敢使鄉人加尊於大夫也公士在官之士鄉

賔主用處士

敖氏曰所以不可用處士者以處士去大夫之尊遠

故也大夫於一人既舉觶於賔乃入主人必無臨時

易賔之理然則大夫之與此會者乃亦主人請之明矣

世佐案公士鄉人之為命士者明非主人之屬也大夫雖入於一人舉觶之後而其有無來否主人必預知之其用公士處士蓋自戒賔之時而已定矣非俟大夫至而後易之也此與鄉飲酒禮異者彼所以賔賢不可以大夫故易也

使能不宿戒

註曰能者敏於事不待宿戒而習之

世佐案亦云使能者此賓雖輕然必以有才德者

為之不可使不賢而居尊位也不宿戒者亦以國

之公禮詢衆庶習射皆有定期故也註說之誤見

上篇

其牲狗也亨於堂東北尊綌冪賓至徹之蒲筵緇布純

西序之席北上

註曰衆賓統於賓

敖氏曰經言衆賔長升就席者三人耳又曰衆賔之席繼而西是未必有西序之席北上者此記未詳

張氏曰堂上自正賔外衆賔三人而已今乃有西序東面之席豈三人非定法歟疏以為大夫多尊東不受則於尊西賔近於西則三賔東面未知然否要之為地狹不容者擬設耳

世佐案此為射於州序言之也序之制狹於庠賔席有定位不可移而東三賔之席四丈八尺有非

右一間所能容者於是又繼而南所以有西序之席也疏說非大夫若多亦當席於主人之北西面北上其不於尊西於賓之正位也必矣

獻用爵其他用觶以爵拜者不徒作薦脯用籩五膱祭半膱橫於上醢以豆出自東房膱長尺二寸

註曰脯用籩籩宜乾物也醢以豆豆宜濡物也膱猶脡也為記者異耳祭橫於上殊之也於人為縮膱廣狹未聞也

敖氏曰曲禮曰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是朐長尺二寸而中屈之也士虞記有乾肉折俎亦曰朐在南此可以見其制矣祭半朐則不屈之

世佐案云東房言於序也序無室則無房設饌之處其在東側之室與

俎由東壁自西階升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肺皆離皆右體也進腠

註曰賓俎用肩主人用臂尊賓也右體周所貴也若

有尊者則俎其餘體也

敖氏曰不言大夫俎者有無不定也

張氏曰註尊者當作遵者經云大夫若有遵者此所

指正大夫也餘體謂臑若膞若胳也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凡奠者於左將舉者於右衆賔

之長一人辯洗如賔禮若有諸公則如賔禮大夫如介

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賔禮

敖氏曰賔禮介禮亦謂其受獻時之儀耳云有諸公

則如賔禮大夫如介禮其言略與鄉飲酒之經合似也云無諸公則大夫如賔禮其言大與此經違則非矣此經所言遵者大夫之儀正指無諸公者也而其儀亦無以異於介烏在其為如賔禮乎葢大夫之禮宜降於賔固不以諸公之有無而為隆殺又經惟屢見大夫禮而略不及公則無諸公明矣記乃著有諸公之禮皆似失之

張氏曰鄉射無介此以飲酒禮中之賔介明其差等

也

世佐案經不見如賓禮之儀略也猶賴此記之存

得以考其隆殺之大凡而敖氏反疑之過矣說見

上

樂作大夫不入樂正與立者齒

敖氏曰但云與立者齒則獻薦與旅皆在其中惟位

則異

三笙一和而成聲

註曰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也爾雅曰笙小者謂之和

敖氏曰三人吹笙而一人歌其所吹之詩以和之而後笙之辭顯且成聲也此其在無算樂之時乎笙之入也以將射之故不奏之

郝氏曰三笙一和謂三人吹笙一人歌以和之也鄭據爾雅笙小為和爾雅多後人附會三大笙一小笙於義何取豈四笙并吹無一歌者乎

世佐案此當以註說為正爾雅曰笙十九簧曰巢十三簧曰和傳曰大笙音聲衆而高也小者音相和也說文曰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笙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宮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竽宮管在左旁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其他皆相似也陳氏樂書曰笙為樂器其形鳳翼其聲鳳鳴其長四尺大者謂之巢以衆管在匏有鳳巢之象也小者謂之和以大者唱則小者和也以上諸說皆此記之箋

疏也豈鄭公一人之私言哉葢聲者宮商角徵羽也笙之管應乎律大小相調五聲乃成此吹笙之法所謂律以平聲也國語曰匏竹利制又曰匏竹尚議韋昭註曰利制以聲音調利為制議從其調利也然則大小相調匏竹之器類然若竽若簫若籥若管若篪皆有大小豈以笙而獨無之令其音雖不可考其義猶可推而知也宋李照作巢笙合二十四聲以應律呂正倍之聲作和笙應笙竽合清

濁之聲說者稱其能復古制若謂於義無取後人
何以能師其意而作作而調乎若夫敖說之誤有
不得不辯者夫有志而后有詩有詩而后有歌於
是五聲以依之十二律以和之然後被之八音而
為樂此帝舜命夔之言所以為千古論樂之元本
也笙特八音之一耳歌乃人聲也謂笙以和歌則
可謂歌以和笙可乎哉其誤一也記曰歌者在上
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堂下安得有歌其誤二也況

此篇無升歌笙間但有合樂謂堂上歌瑟堂下笙磬合奏二南六篇之詩也堂上既有二人之歌安得堂下又有一人歌乎其誤三也敖氏亦自知其說之不可通而謂此在無算樂之時則其辭遁矣郝氏襲其謬而反譏鄭失豈公論乎

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

歌工與笙取爵於上篚既獻奠於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立者東面北上

註曰賓黨

疏曰此謂來觀禮者與堂下衆賓齒

敖氏曰門内堂下之位同

世佐案此謂堂下衆賓也士之來觀禮者亦在焉

說見上篇

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

註曰薦於觶南

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

註曰弟子賔黨之少者也前戒謂先射請戒之

疏曰謂請射之前戒之

敖氏曰三耦射則在先立則居前乃以弟子為之者為司射當誘射故也誘射有教之之意故以少者為三耦而誘之不使長者嫌其待之淺也惟前戒故不

待命而先俟於堂西

司射之弓矢與扑倚於西階之西

註曰便其事也

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

註曰著並行也

敖氏曰經言司馬命張侯及倚旌乃在司射比三耦之後記言此以明其在司射升請射於賔之時非若經文之次也然經文所以如彼者欲終上事乃言下事故爾

世佐案階前西階前也觶南位在中庭敖云階前即觶南之處非

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

豹士布侯畫以鹿豕

註曰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賔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則經獸侯是也由是云焉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其畫之皆毛物之

凡畫者丹質

註曰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為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

朱子曰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其曰張皮侯而棲鵠者天子大射三侯用虎熊豹皮飾侯之側而畫以五采之雲氣號曰皮侯而又各以其皮為鵠綴之中央似鳥之棲故謂之棲鵠其曰五采之侯者賓射之侯也正之方外如鵠亦三分其侯而居一中二尺

畫朱其外次白次蒼次黄次黑充其尺寸使大如鵠而亦畫其側為五采雲氣三正之侯則去黒黄二正之侯則去蒼白直以朱緑也射儀註所謂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是也其曰獸侯則燕射之侯此記所謂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者是也葢皆用布而皆畫獸頭於正鵠之處故名獸侯且天子諸侯則以白土赤土塗其布以為質大夫士則用布而不塗其側所畫雲氣采

色之數則亦如采侯之差等也但天子只云熊侯者此禮襃天子以下唯有五十步侯而已無尊卑之别也又案鄭註不忘上下相犯疏解忘爲苟然則乃妄字也以文勢考之似皆未安或恐射此野獸止是取其服猛除害之義未必如鄭說也

敖氏曰此謂獸侯也其於大夫士則爲鄉射天子諸侯則爲燕射也燕禮曰若射則如鄉射之禮梓人職曰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天子諸侯雖無鄉射其燕

射則皆用鄉射之禮而張此侯故記之於此云熊侯麋侯者皆以其獸皮之全者二夾置於其質之旁也凡皮侯之制亦然惟不質而鵠為異爾大夫士之鄉射於布侯之上但畫此四獸為飾不以皮也此云布見熊麋二侯其體亦布也此云畫見熊麋二侯之非畫也質亦的名荀子曰質的具而弓矢至是也圉師職曰射則充椹質考工記曰利射草與質則質者以木為之而其方如鵠與白赤丹者質上所塗之色各

因其所宜以為飾且相別異也凡畫者丹質謂畫虎豹鹿豕之侯皆以丹質言其質同也大射之禮王則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熊侯豹侯豻侯卿大夫則麋侯士則豻侯此天子用其三侯之次諸侯又用卿大夫之侯大夫士又但畫而已皆辟其大射也一侯而畫獸二者亦宜夾其質也不畫一獸者變於用皮者也不以熊與麋為畫者雖不用皮猶不與君燕射之侯同物所以遠下之也下記云禮射不主皮此皮謂

革也周官及考工記言射者皆以質與革並言是其堅類也禮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此射亦禮射也乃用質者以其近故與侯近則質雖堅而易貫故與主皮之義異

郝氏曰熊侯麋侯侯以熊麋皮為鵠外仍布質正也侯中曰鵠鵠心曰正虎豹鹿豕則純用布但畫其形耳其正色皆丹　案周禮司裘云王射虎侯熊侯豹侯諸侯熊侯豹侯卿大夫麋侯射人職云士豻侯皆

與此異或云彼大射此鄉射然不應大夫士鄉射用

天子物也鄭謂虎豹鹿豕一侯畫二物臣數用偶鑿

說也畫虎則無豹畫鹿則無豕

張氏曰侯制有三大射之侯用皮王三等虎熊豹諸

侯二等熊豹卿大夫用麋所謂棲皮曰鵠梓人云張

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賓射之侯用布畫以為

正王五正中朱次白次蒼次黄而黑在外諸侯三正

損黑黄大夫士二正去白蒼畫朱緑所謂畫布曰正

梓人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燕射之侯畫獸以象正鵠此記所言是也梓人亦云張獸侯以息燕也此鄉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燕射之侯者以燕射亦用此鄉射之禮但張侯為異耳疏云案梓人云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據大射之侯若賓射之侯則三分其侯正居一焉若燕射之侯則獸居一焉故云象其正鵠之處

姜氏曰註說有合有離所稱此謂獸侯本考工記梓

人職之文所稱王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本此經燕禮之文凡此皆於義合而所稱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則背周禮射人職司裘職之文又稱賓射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而先以丹采其地則更背本記之文凡此皆於義離也案周禮王有大射燕射之二禮而其大射燕射各有王射賓射之二節註初未審其義謬以大射燕射之禮與賓射分為三而又臆分三侯以附之則汰甚矣考射人職

所謂三侯二侯一侯者言射侯而其謂五正三正二正者言樂節也正讀去聲樂先歌以聽後歌以射而以聽為正也司裘職所謂虎熊豹者即王以六耦射三侯熊豹者即諸侯以四耦射二侯麋者即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也二職之符合如此如之何以五正三正二正為五采三采二采之侯而因以當王三侯諸侯二侯卿大夫一侯之數也且考工記所謂張皮侯而棲鵠者固即司裘所掌之各侯諸侯獻功王與

之大射而射人治其法儀者也五采之侯自是柔遠
人之義而獸侯則王以之息燕制起於上而用達於
下故註本此而言又如之何以柔遠人懐諸侯二禮
混而為一而卒以五正三正二正者當之也據本記
白質為天子之熊侯赤質為諸侯之麋侯則丹質當
屬大夫士虎豹鹿豕之侯而註又以為凡畫賓射燕
射之侯皆先以丹采其地是更何説耶夫經云凡者
凡大夫與士非并凡王侯也亦明矣文義之顯然者

尚率為之詞又何怪其以五正三正二正之節率訓為五采三采二采之侯以滋之誤乎

世佐案三侯之論人各不同讀者苦其難曉今備採經傳及衆說於左以便覽云

周禮司裘職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註大射者為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射者可以觀

德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其將祀其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宮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埻（諸允反本亦作準）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

馬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糝七十豻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鄭司農云鵠鵠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康成謂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此數明矣考工記

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叅分其廣而鵠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鳱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儁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已志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射者大禮故取義衆也

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　說陳氏傅良曰王大射張三侯乃是養人主不爭之德以萬乘之尊下與

諸侯羣臣射射有中否則有勝負使人主有爭勝負之意則不可故特設三侯於侯道九十弓之地一侯高一侯其侯又廣其弓又良又有相助之者則易為中雖以優至尊乃是養其不爭之德諸侯二侯亦此意

射人職曰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

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犴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

五節二正註鄭司農云三侯虎熊豹也容者乏也待

獲者所蔽也九節析羽九重設於長杠也正所射也

詩云終日射侯不出正兮二侯熊豹也犴侯犴者獸

名也獸有貙犴熊虎康成謂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

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

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

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侯即五

正之侯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内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黄玄居外三正損玄黄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緑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説失之矣大射禮豻作干讀如宜豻宜獄之豻豻胡犬也士與士射則以豻皮飾侯下大夫也大夫以上與賔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為射節之差言節者容侯道

之數也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疏曰此射義文云樂記者誤也　說鄭氏鍔曰大射之侯用皮飾其側則以皮為鵠賓射之侯用皮飾其側則以五采為正此所以不同　王氏詳說曰荆公以司裘之虎侯熊侯豹侯即射人之三侯司裘之熊侯豹侯即射人之二侯司裘之麋侯即射人之一侯陸農師謂王射三侯於侯內以五采畫正諸侯二侯以三采畫正卿大夫一侯以二采畫正其說皆失之司裘所

言者大射也射人所言者賔射也梓人曰張皮侯而棲鵠則大射之侯也又曰張五采之侯則賔射之侯也又曰張獸侯則燕射之侯也司裘言侯而及鵠射人言侯而及正射人所謂三侯當如康成謂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諸侯二侯即三正二正之侯也卿大夫一侯則二正而已若以司裘之熊侯豹侯而降殺之則梓人所謂皮侯與五采之侯何别乎若謂天子之侯皆五正則是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射而同其侯

矣臣下與天子角勝負可乎當從康成之說謂畢其

侯蓋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也

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　註鄭司農云貍步謂

一舉足為一步於今為半步康成謂貍善搏者也行

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法之也侯道

者各以弓為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

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大射禮曰大侯九十糝

七十豻五十是也三侯者司裘所共虎侯熊侯豹侯

也列國之君大射亦張三侯數與天子同大侯熊侯也參讀為糝糝雜也雜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馬註崇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者謂侯中也天子射禮以九為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丈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為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中參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惟大射以皮飾侯大射者將祭之射也其餘有賓

射燕射

上兩箇與其身三下兩箇半之　註鄭司農云兩箇謂布可以維持侯者也上方兩枚與身三設身廣一丈兩箇各一丈凡為三丈下兩箇半之傳地故短也康成謂箇謂若齊人搢幹之幹上箇下箇皆謂舌也身躬也鄉射禮記曰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然則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箇七丈二尺下箇五丈四尺其制身夾中箇夾身在上下各

一幅此侯凡用布三十六丈言上个與其身三者明身居一分上个倍之耳亦爲下个半上个出也个或謂之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侯制上廣下狹葢取象於人也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焉

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　註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之節也鄭司農云綱連侯繩也縜籠綱者縜讀爲竹中皮之縜舌維

持侯者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　註皮侯以皮所

飾之侯司裘職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謂此侯也春讀爲蠢蠢作也出也天子將祭必與諸侯羣臣射以作其容體出其合於禮樂者與之事鬼神焉　說林氏希逸曰春鄭以爲蠢者来只是春時用也

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　註五采之侯謂以五采畫正之侯也射人職曰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下曰若王大射則

以貍步張三侯明此五正之侯非大射之侯明矣其職又曰諸侯在朝則皆北面遠國屬者若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正之方外如鵠內二尺五采者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黄次之黒次之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　說鄭氏鍔曰五采之侯即射人所謂五正之侯也虎侯五正熊侯三正豹侯

二正

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註獸侯畫獸之侯也鄉射記

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是獸侯之差也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　說陳氏用之曰此三侯者皆王所射也皮侯則飾之以皮采侯則飾之以采獸侯則無飾也為熊虎豹而已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九節五正此總言王所射者也其所謂三侯即熊虎豹是也其所謂五正即五采是也或為熊虎豹之形而

不釆或為而釆之又飾之以熊虎豹之皮焉則所用之異也皮侯則司裘所共者是也司裘言王大射共熊虎豹之侯則大射之侯所飾之皮可知矣所以知釆侯為熊虎豹之形而飾之以釆以射人見之也所以知獸侯為熊虎豹之形者葢以王之所射在此三者故也先儒不此之思引鄉射記以為獸侯之制夫鄉射所記已無所攷據况彼所記鄉射而引之以證燕可乎大射張皮侯其義則以功為主賔射張釆侯

其義則以禮為主燕射張獸侯其義則以質為主示其情故也

孔氏曰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為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為賓射諸侯來朝天子而與之射也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也三為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故司裘職云大射惟明王及諸侯卿大夫不及於士其賓射燕射士皆有之故射人云士射豻侯二正是士有賓

射燕射也又鄉射記云士布侯畫以鹿豕是士有燕射矣其侯天子大射則張虎侯熊侯豹侯畿内諸侯大射則張熊侯豹侯若畿外諸侯大射亦張三侯一曰大侯二曰糝侯三曰豻侯若畿内卿大夫射麋侯其畿外卿大夫射侯無文於諸侯既得三侯其卿大夫蓋降君一等則糝侯豻侯也大射之侯皆有鵠鵠則三分侯中而居一其賓射之侯謂之正天子賓射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諸侯用三正二正之侯卿大夫用二

正之侯士亦用二正之侯又飾以豻皴外諸侯以下
賔射其侯無文若天子以下燕射則尊卑皆用一侯
其射宫所在天子大射在廟故司服云享先公饗射
則鷩冕司几筵云大朝覲大饗射依前南鄉是也其
服鷩冕賔射則在朝故射人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
是也其服皮弁服矣燕射則在寢其服則玄冕緇衣
素裳也諸侯大射在郊學其服無文或云皮弁以射
在學宫學記云皮弁祭菜故也其賔射若在國則亦

在朝與天子同若在國外相會則在竟其服亦皮弁服以聘禮君受聘皮弁故也其卿大夫以下射之所在及所服之衣無明文此三射之外又有鄉射其侯並同賔射之法故鄭註云鄉侯二正又有主皮之射凡主皮之射有二一是卿大夫從君田獵班餘獲而射書傳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鄭註鄉射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二是庶人亦主皮之射故鄭註周禮云庶人無侯

張皮而射之是也又有習武之射故司弓矢云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是也節錄射義疏

圖說曰大射射鵠賔射射正鄉射射質而燕射則因鄉射之侯葢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射侯相因鄭氏註儀禮以燕張獸侯鄉射當張采侯誤矣

陳氏祥道曰大射在廟則賔射在朝可知賔射在朝則燕射在寢鄉射州射在序可知也

鄭氏鍔曰或謂大射名曰鵠賔射名曰正何耶葢大射擇士故取於鵠鵠之言直也所以直已之志人君中之可以為君鵠人父中之可以為父鵠以直其志為義若夫賔射取於尚文徳以懐賔客故以五采為之所尚者文而已

又曰或謂司裘言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侯而不及士射人乃有射豻侯之法何也葢司裘所言者大射也射人所言者賔射也士無大射而有賔射故於正特言

豻侯以有賔射而言其侯則用二釆以為正與孤卿
大夫同侯不同而正與節皆同葢士之位去卿大夫
為不遠其禮可以與之同
王氏詳說曰鄭司農謂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
曰正四寸曰質孔叢子謂張布謂之侯侯中謂之鵠
鵠中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謂之槷槷方六寸夫大
射之禮重於賔射賔射之禮重於燕射若從司農孔
叢子之說鵠中有正正中有槷則是賔射燕射重於

大射矣康成謂大射之侯用鵠賓射之侯用正燕射之侯用質以梓人考之康成之說為長所引孔叢子今見小爾雅

世佐案射有三等侯亦異制皆梓人為之故其職文備馬司裘所共大射之侯也即所謂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者也射人所治賓射之侯也即所謂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者也鄉射所記燕射之侯也即所謂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者也記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

行鄉飲酒之禮燕禮曰若射則如鄉飲酒之禮葢諸侯以上無鄉射其燕射之侯則自鄉射等而上之也大夫以下無燕射其鄉射之侯則自燕射等而下之也故獸侯之名通乎上下而鄉射之記兼及王侯皆以此耳先儒不此之思遂謂此篇所記等侯皆為燕射而設又以鄉射重於燕當與賔射同張采侯二正皆非也凡侯中棲之以皮曰鵠司裘所云設其鵠是也畫之以采曰正射人所云五

正三正二正是也塗之以土曰質此記所云白質
赤質丹質是也各隨其所宜而命之其實皆射之
的而已梓人云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鵠又侯
中之總名也鄭解此質為質地之質亦非凡侯皆以
布為之而飾之以皮此於鄉射之侯獨曰布者明
其不以皮飾也於鄉射之侯曰布則熊麋二侯之
非純布可知矣於鄉射之侯曰畫則熊麋二侯之
非畫可知矣又云凡畫者丹質則白質赤質者之

非畫益可知矣凡者凡大夫士也此言顯為鄉射之侯而發鄭乃以賓射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釋之則誤甚矣其為後儒所詆呰也宜哉或謂凡侯皆以布為之而飾之以皮則三射之侯何別乎曰別之以其侯中而已皮侯以鵠采侯以正獸侯以質或又謂燕射之侯既不畫何以謂之獸也曰若以其所飾而謂之皮則無以別於大射也且其中未嘗棲皮也以其所塗而謂之采則無以別於

賓射也且其中未嘗畫采也燕侯雖不畫而熊麋之屬皆獸名故以其名命之且大夫士之畫者則固有獸象馬又以見此名之通乎下也皮侯采侯取義於中獸侯取義於側亦相變也然則天子何以張熊侯也曰熊侯諸侯所射也天子與其臣燕而張其臣之侯降尊以就卑也諸侯麋侯亦此意先王之制侯也於大射賓射則異之不異無以嚴君臣之分也於燕則同之不同無以通上下之情也

或謂大夫之侯畫以虎豹不幾與天子之大射侯同乎曰大夫士去天子遠則無嫌於僭予於其奏騶虞已言之況彼以其皮設於中此以其象畫於側君奇臣耦惡乎同或謂天子諸侯無鄉射則既聞命矣先儒皆謂大夫士有燕射而予獨曰無之亦有説乎曰燕禮之殺也天子之大射賓射皆三侯諸侯之大射賓射或三侯或二侯今皆殺而為一侯矣大夫士止一侯更何所殺乎故其與客燕

飲講論才藝之禮投壺而已投壺記魯鼓薛鼓之節而曰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則投壺亦射之類而殺於射者也所謂射禮即鄉射賓射也鄭指為燕射以其誤解此記而傅會之耳今欲正千古之訛而未免援誤以證誤將何時而有定論耶且夫鄉射重於燕若謂大夫士之鄉射與其燕射同侯則失其輕重之倫矣若謂此記自為燕射而鄉射别有所謂采侯二正者則記者不應

舍其當用之鄉侯不記而反及燕侯詳略失宜乃
爾又下記云唯君有射於國中其餘否亦一證也
以是數者互相參較則大夫士之無燕射非愚一
人之臆說也或又謂諸儒之說各不同其是非可
得而論與曰采侯之解刚中鄭氏鍔字先得獸侯之制
教說差長射人之三侯為虎熊豹二侯為熊豹一
侯為麋則先鄭之傳宜從也大射射鵠賔射射正
鄉射射質則圖之言可采也他如孔疏長於考據

而其失在信註之過深姜論好為新奇而其失在
攻註之太甚陳氏用之郝氏敬疑註而并及于記王
氏詳說獲註而實背乎經或以大射達乎下士或
以采侯用之外著此皆一偏之見幾等無稽之言
集衆說之長而務棄其短研遺經之志而不害於
辭是在讀者分別觀之也或又謂後鄭以射人之
三侯為五正三正二正之侯而子不從何耶曰射
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又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

張三侯兩言三侯當屬一解康成强為分別徒以大射賔射二禮不可同侯故耳不知大射賔射所異者在其侯中之以皮以采而不在其旁之所飾也今以士之豻侯二正推之則王之三侯為虎熊豹而畫以五正三正二正諸侯之二侯為熊豹而畫以三正二正大夫之一侯為麋而畫以二正皆可見矣司裘以士無大射故其所共之侯但有王侯大夫而不及士射人於司裘所已見者略之而

於其所未見者詳之葢互相備也或又謂射人之五正三正二正先儒有訓為樂節者矣予何以知其必非耶曰敖氏見此文在樂節之下遂附會其說愚既前辨之矣姜氏又祖其說而小變之果如所言則賔射之侯直與大射無别而梓人所謂五采之侯究用之何等之射乎故當以康成為長也愚既備列衆説而僭評之又繫之以圖先陳鄭義次仲巳説俾覽者易曉云

鄭說禮射侯圖

大射皮侯	賓射采侯	鄉射采侯	燕射獸侯
天子三侯 虎侯 王所自射 熊侯 諸侯所射 豹侯 卿大夫所射 以虎熊豹皮飾侯之側又方制之以爲鵠著於侯中	天子三侯 五正侯 畫五采 三正侯 畫三采 二正侯 畫二采 五正之侯中二尺畫朱次白次蒼次黃黑居外三正損黑黃二正去白蒼畫以朱綠皆亢其尺寸使大如鵠又飾其側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凡畫雲氣者必先以丹采其地	天子無	天子一侯 熊侯白質 以白采其地正面畫熊頭象其正鵠之處侯側畫雲氣先以丹采其地

畿內諸侯二侯

熊侯 諸侯所自射

豹侯 羣臣所射

其制與天子之熊侯豹侯同

畿外諸侯三侯

大侯 即熊侯

糝侯 豹鵠而麋飾

豻侯 豻鵠豻飾

畿內卿大夫一侯

麋侯 君臣共射

以麋皮飾侯又以為鵠

畿外卿大夫二侯

糝侯

豻侯

其制同畿外諸侯

諸侯二侯

三正侯

二正侯

制見前

卿大夫一侯

二正侯

制見前

諸侯無

大夫一侯

二正侯

制同賓射

諸侯一侯

麋侯赤質

以赤采其地正面畫麋頭象其正鵠之處餘同前

大夫一侯

布侯畫以虎豹

其地不采正面畫虎豹之頭象其正鵠之處侯側亦飾以雲氣

士	無
士	一侯　豻侯畫朱緑二采又以豻皮飾其側
士	一侯　二正侯制與其賓射同
士	一侯　布侯畫以鹿豕其地不采正面畫鹿豕二頭象其正鵠之處餘同前

今考定禮射侯制圖

大射皮侯	天子三侯　虎侯　熊侯　豹侯
賓射采侯	天子三侯　虎侯五正　熊侯三正　豹侯二正
燕射鄉射獸侯	天子燕射一侯　熊侯白質　此以熊皮飾侯之側其中亦不棲皮而以白土塗其處謂之質質之

凡侯皆以布為之此三侯各以其皮飾侯之側而其中又棲皮以為鵠鵠居侯中三分之一

畿內諸侯二侯

熊侯

豹侯

制同前

畿外諸侯三侯

大侯

糝侯

豻侯

此三侯亦各以其皮飾侯之側其中不棲皮而以采畫其處謂之正正之大小如鵠王所自射五采諸侯所射三采卿大夫以下所射二采

諸侯二侯

熊侯 三正

豹侯 二正

制見前

大小亦如鵠

諸侯燕射一侯

麋侯 赤質

此以麋皮飾侯之側而其質以赤土塗之

畿内卿大夫一侯

麋侯

畿外卿大夫二侯

糝侯

豻侯

卿大夫一侯

麋侯

此以麋皮飾侯之側而以二采畫其正

大夫鄉射一侯

虎豹侯布丹質

不以皮飾但畫虎豹二象於侯側而丹塗其質

士無

以上並如鄭説

士一侯

豻侯

此以豻皮飾侯之側而以二采畫其正

士鄉射一侯

鹿豕侯布丹質

亦不以皮飾但畫鹿豕二象於侯側而以丹塗其質

射自楹間物長如笴其間容弓距隨長武

註曰自楹間者謂射於庠也楹間中央東西之節也物謂射時所立處也謂之物者物猶事也君子所有事也長如笴者謂從畫之長短也笴矢幹也長三尺與跬相應射者進退之節也間容弓者上下射相去六尺也距隨者物横畫也始前足至東頭為距後足来合而南面為隨武跡也尺二寸

敖氏曰其間容弓為從畫言也横畫之距隨長武則

上下射之相去不及五尺矣射者南面還視侯中之後先以左足履物之東端乃以右足履其西端而合之故名東端為距西端為隨取其左足至則右足從之也距至也隨猶從也

郝氏曰物長如笴與人步一跬相應三尺為跬六尺為步從長半步不言横同也其間謂兩物相去中間可容弓六尺曰弓即一步也兩人麗立中空一步以便射也左足先履物拒其外曰距右足来合曰隨足

跡曰武武長尺有奇兩足収歛廹狭方可容一武也

張氏曰榭鈎楹内堂由楹外雖不同皆以楹中央為東西之節註云謂射於庠恐未是

世佐案射自楹間張說得之物長如笴謂其從畫也郝說非其間容弓謂兩物相去也敖說非距隨長武謂其横畫也名横畫曰距隨者葢先以左足距從畫之南端而後以右足隨之履其横畫顧名思義益可以悟射者之立法矣舊說之誤辨見上

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

註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

敖氏曰當棟當楣其以庭之深淺而異與堂之庭深於序故進退其物以合侯道之數此侯道五十弓

張氏曰序無室堂有室故物深淺異設此物南北之節也

世佐案此當以張說為正

命負侯者由其位

註曰於賤者禮略

疏曰司馬自在己位遙命之

敖氏曰位觶南也此與前二命皆不離其位者以射事未至略之由便也

世佐案此謂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之時也位司射之南也此時司馬位已不在觶南矣敖說非

凡適堂西皆出入於司馬之南唯賓與大夫降階遂西取弓矢

註曰尊者宜逸由便也

敖氏曰凡司射司馬三耦衆耦也必出入於此者近於其位也此於司射司馬之位為南於耦之射位為北故以之為節云賔無射位大夫不立於射位故取弓矢於堂西不由之大夫卒射而退乃由此者統於上射非正禮也

郝氏曰凡司射三耦衆耦往来堂西皆由司馬之南而西惟賔與大夫取弓矢於堂西下階即折而西不由司馬之南尊者可直遂不出卑者之下也賔大夫非取

弓矢不往堂西故申明之
世佐案凡適堂西皆出入於司馬之南蓋威儀之
法有不得由便者唯賓與大夫則否優尊也敖氏
近於其位之說失之
旌各以其物
註曰旌總名也雜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言各者
鄉射或於庠或於榭
疏曰周禮司常云九旗通帛為旜雜帛為物全羽為

旞析羽為旌各别令名物為旌者散文通故云旌總名也通帛者通體並是絳帛雜帛者中絳緣邊白也大夫士同建物而云各者大夫五仞士三仞不同也

敖氏曰記據士之為主人者言也士之物云各則是從張氏句讀節本三等之士其物亦有不同者矣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亦此意也

張氏曰旌射時獲者所執各用平時所建故云各以

其物也

世佐案敖說非記意也

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

註曰無物者謂小國之州長也其鄉大夫一命其州長士不命不命者無物此翻旌也翻亦所以進退衆者糅者雜也杠橦也七尺曰仞鴻鳥之長脰者也八尺曰尋

敖氏曰以白羽朱羽相雜而綴於杠之首亦象析羽

為旌之意也

郝氏曰周禮司常云析羽為旌雜帛為物大夫士建物春秋傳曰采謂之物無物謂士之未命者旌無帛則不得畫物杠旌竿八尺曰仞亦曰尋以白朱二色羽雜綴竿首竿長三仞二丈四尺也鴻大鴈長頸脰頸也韜以綃籠杠如鴈頸三分其竿韜上二尋為一丈六尺餘下不韜者八尺也

張氏曰不命之士不得用物則以赤白雜羽為翻旌

以射其杠三仞又以鴻脰韜杠之上長二尋鴻脰之制註疏皆不言疑亦縫帛為之其圜長若鴻項然也

姜氏曰旌各以其物即司常職掌九旗之名物之物故云各以其物而無物則以朱白羽糅杠乃因不命之士無九旗之名物而為之也註誤釋物為雜帛曰物之物則各字不可通而疏乃以杠之長短別之則所謂順而為之詞而不自知其牽矣糅訓為雜亦不可解糅謂交纏之也七尺曰仞四尺曰仞之訓並失

以考工記匠人考之畎深廣各一尺遂深廣各二尺溝廣深各四尺洫廣深各八尺澮廣深各十有六尺今其文云澮廣二尋深二仞則尋與仞皆八尺而一言其廣一言其深耳由此推之廣八尺曰尋深八尺曰仞對文也若散文則廣八尺亦通稱仞深八尺亦通稱尋而諸說之紛紛何為乎

世佐案春秋傳云采謂之物采即雜帛也雜帛非一色也郝謂帛上畫物似失之矣以物為名物之

物而究不能指言何物不如仍以大夫士建物之文為證也云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此謂不命之士以羽代帛也杠長三仞以下又言旌竿之制度物與無物者所同也以鴻脰韜者執旌所以唱獲故取其飛鳴之象說者謂縫帛為之非上二尋謂在其杠二尋之上也此與經云上握焉句法相似或以上字絕句非杠長二丈一尺韜於二尋之上則所韜者五尺矣王氏肅云四尺曰仞孔氏安國

云八尺曰仞所見各異今且依鄭義釋之

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横之

註曰二指謂左右手之第二指此以食指將指挾之

疏曰第二指為食指左傳云子公之食指動是也第三指為將指左傳云吳王闔閭傷於將指是也

敖氏曰云凡者謂挾矢或多或寡其法皆然寡則挾以食指將指多則以餘指分挾之

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

註曰以不主射故也

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

註曰君子取人以漸

敖氏曰始射謂第一番三耦射時復又射也前言復謂第二番射時後言復謂第三番射時三耦始射志在於中中則當言獲未釋獲者此如習射然未宜較勝負且三耦之外皆未射難以相飲亦不可以徒釋之也至次射則賓主而下皆繼射乃可以釋獲及

第三射則其事已熟乃可以樂為節也此皆行事有
漸且示先質後文之意

上射於右

註曰於右物射

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

註曰博廣也兩端為龍首中央為蛇身相交也蛇龍
君子之類也交者象君子取矢於楅上也直心背之
衣曰當以丹韋為之司馬左右撫矢而乗之分委於

當

聶氏曰舊圖云楅長三尺有足置韋當於背

楊氏曰兩端為龍首所以限矢也其中為蛇身兩兩相交相對則置之於地而安也以丹韋為當則四四分矢而委之於其上也

敖氏曰長如笴兩端相去之度也龍首者刻其上端作龍首之狀為識且以飾也上端為首則下端為尾明矣經云東肆是其證也蛇交者以兩木屈曲為之

狀如蛇交然必屈曲為之者象弓也當者其以當矢

而名之與楅身蛇交廣狹相間必通設韋當於其上

乃可以承矢

郝氏曰韋皮也當中也與襠通中衣袴曰襠兩腹各

半圜交處脊起如衣襠撫矢乘之則分委兩腹以韋

鞔之如襠衣也

姜氏曰以當為楅衣固似但謂當為直心背之衣則

當須讀作襠而歷考字典初無襠作當之文即當字

義解數十條又無通當作福之義也况本記以福字領起全文下文又着福字覺上下文義不協而獨以福髹二字合於下節義例彌復未安或讀當為當車之當韋當福為句髹句謂韋當福中而色則髹也此於義為穩宜從之

世佐案福承矢架也長如笴愽三寸厚寸有半皆謂其承矢之横木也葢福身屈曲如蛇交必以此木横設於上乃可以安矢云其中蛇交則兩端皆

為龍首鄭必有所傳矣敖說非當底也韓非子曰
玉巵無當是也以皮為底防傾欹也　註誤姜說尤
鑿此皆不得其解而謬為之說者

楅髹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

註曰髹赤黑漆也

朱子曰橫而拳之拳當作奉字之誤也陸氏音拳亦
非是

世佐案石本尚沿拳字之誤自朱子改正後刊本

無復有作拳者矣又案此再言楅者以其通體言也若以韋當楅為句則髹但為韋色不知楅體更作何色耶

射者有過則撻之

註曰過謂矢揚中人凡射時矢中人當刑之令鄉會衆賢以禮樂勸民而射者中人本意在侯去傷害之心遠是以輕之以扑撻於中庭而已書曰扑作教刑

敖氏曰射時司射搢扑以涖事然則撻之者其司射

與

衆賓不與射者不降

註曰不以無事亂有事

敖氏曰衆賓在三人之中者也

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

註曰謂反位已禮成乃更進取之不相因也

疏曰云不相因者既自拾取已之乘矢反位東西望

訖上射乃更向前兼取誘射之矢禮以變為敬故不

相因

朱子曰上經云後者遂取誘射之矢此註乃云反位禮成乃更進取之似相矛盾其上射字亦與後者二字不相應當作下耦之下射

敖氏曰經云後者遂取誘射之矢此則見其於既拾取巳矢乃為之

張氏曰註所謂反位巳者非司馬西南東面之位乃楅東西取矢之位前經所云上射東面下射西面者

也但彼處疏云是下射取之此乃云上射未審何者

為是

世佐案此註顯與經背當以朱子及敖說為正

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

註曰擯賓主人升降者皆尊之也不使司馬擯其升

降主於射

疏曰司馬本是司正不主射事

敖氏曰擯謂以辭贊之射時擯升降則取矢亦當然

也將擯而去扑揞之乃反位

鹿中㮣前足跪鑿背容八筭釋獲者奉之先首

註曰前足跪者象教擾之獸受負也

世佐案先首首向前也此於奉之者為縮

大夫降立於堂西以俟射

註曰尊大夫不使久列於射位

張氏曰賔主人大夫同時降賔主先射大夫且立於堂西其耦在射位俟當射大夫乃就其耦升射

大夫與士射袒纁襦

註曰不肉袒殊於耦

敖氏曰袒纁襦尊者不見體也襦先著於衣內袒時則出之大夫非射於君所固不肉袒矣乃以與士射為言者嫌為下射或當統於上射而不宜異之也

郝氏曰纁赤色襦裏衣袒禮衣見襦不肉袒也

世佐案纁石本作薰張氏以為誤敖同石本且釋之曰薰讀為纁古字通用也殆不免郢書而燕說

矣今從通解及監本定作纁

耦少退於物

註曰下大夫也既發則然

敖氏曰經言耦於大夫射時之禮在下則辟在上則伸然則似未必有此少退於物之儀也且侍射於君乃退於物尊君也大夫之耦此禮亦不宜與君之耦同記似過矣

郝氏曰耦謂士爲大夫耦則士居右物爲上射每既

發一矢輒少退避尊也

世佐案此亦貴之之禮則然然云少退則與侍君射之禮有閒矣敖氏議之非也侍君射之禮見下

記

司射釋弓矢視筭與獻釋獲者釋弓矢

註曰惟此二事休武主文釋弓矢耳然則擯升降不

釋

敖氏曰司射於射事未畢而釋弓矢唯此二事故記

者併言之也視筭而去弓矢者為射事已因去扑之節而并去之也獻釋獲者而釋弓矢者為有洗酌荅拜等事故也二者之意義不同

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

註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賔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為雋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尚書傳曰戰鬬不可不習故於蒐狩

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於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天子之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侯

朱子曰案書傳之文不具蓋曰取蒐狩之餘獲陳於

澤今之中者鄉雖不中亦取也今之不中者鄉雖中亦不取也

敖氏曰禮射謂此篇所載與大射燕射之類是也禮射則張皮侯若采侯與獸侯而如正鵠主皮之射則不用正鵠但欲射中其皮耳此皮與所謂皮侯者之皮不同蓋以中甲之革為之周官六射甲革樂記云貫革之射皆指此而言也中甲之革犀兕若牛之皮也其為物堅厚惟強有力者乃能貫之故射禮則不

主皮為力不同科故也勝者言又射不勝者言降文互見也主皮之射以又射與不射示榮辱亦異於禮射者也其相飲之禮有無則未聞

張氏曰不主皮當依論語作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為確貫革之射習戰之射也其射當亦三番故勝者又射不勝者則不復射也

主人亦飲於西階上

疏曰此謂主人在不勝之黨受罰爵之時也

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

註曰臑若膞胳觳之折以大夫之餘體

疏曰上賓主人已用肩臂唯有臑及膞胳觳若脊脅骨多尊卑皆有自臑已下各得其一今鄭具言之欲見科取其一不定以其若無大夫獲者得臑即經所云者故臑在肺下欲見無大夫已合得若大夫一人大夫得臑獲者得膞若大夫二人獲者即得胳若大夫三人獲者即得觳若大夫公卿更多則折之不得

正體或更取餘體也故鄭又云折以大夫之餘體也
敖氏曰折謂折分其牲體不用全體也無大夫則臑
折有大夫則折其餘體此俎先言折則其載之次又
異於堂上之俎矣肺離肺也下同又曰今本肺下有
臑字繼公謂臑在肺下非其次且與折又不合蓋傳
寫者因註首言臑而衍也大射註引此無臑字又下
文云獲者之俎折脊脅肺則此俎不當言臑亦明
矣今據大射註刪之

郝氏曰獻獲者之俎折牲體脊脅肺與臑為之臂下骨曰臑獲者之俎視釋獲者加臑以祭侯左右中三處也

世佐案士虞用專膚為折俎註云折俎謂主婦以下俎也體盡人多折骨為之又特牲主婦俎觳折佐食俎觳折然則體盡人多乃折牲體以充俎今此唯賓主人用肩臂其餘體尚多而獲者之俎用折者獲者賤也折謂自臑以下也脊脅骨多不須

折言臑於肺下者舉所折之例也此特為無大夫言之耳若有大夫則以大夫之餘體也記若云獲者之俎脊脅臑折肺豈不文順而意顯今其文若此者欲見此俎之折於禮為宜不固大夫多而然也又以見自臑以下皆可折以為俎不限於臑也敖氏删去臑字殊失記者之意今不從

東方謂之右个

註曰侯以鄉堂為面也

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

註曰皆皆獲者也祭祭肺也

敖氏曰此折與獲者共一體與皆皆二俎也經於二俎已見其有祭記復言之者以此云肺嫌爲祭肺也是以明之二俎有離肺復有祭肺者爲獲者祭於三處而加之釋獲者俎遂因之亦如祭肺一也

世佐案折亦謂自臑以下也此及上文所謂肺皆舉肺也祭則祭肺也祭祀之時二肺俱有其他則

惟有舉肺而已舉肺亦皆以祭今此有舉肺復有

祭肺者為獲者之祭侯而設也釋獲者亦有祭則

又因獲者之禮也獲者之祭肺三釋獲者之祭肺

一

大夫說矢束坐說之

敖氏曰經文已明

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

註曰每一耦射歌五終也

世佐案歌騶虞說見前采蘋卿大夫賓射所歌也故亦得用之然則諸侯之州長歌騶虞若采蘩與五終即周禮所謂五節也騶虞亦五終何嫌於僭

乎

射無算

敖氏曰射者多寡隨宜無定數也

古者於旅也語

註曰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也疾今

人慢於禮樂之盛言語無節故追道古也

敖氏曰言古者以見周禮之不然古謂殷以上也於旅而語以敬殺也然則周之禮其燕坐乃語與世佐案此云古者蓋謂周之盛時也然則記之作也其在春秋之際乎

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

註曰士入齒於鄉人

大夫後出

註曰鄉人不干其賓主之禮

主人送於門外再拜

註曰拜送大夫尊之也主人送賓還入門揖大夫乃

出拜送之

敖氏曰大夫後出與其後入之意同亦欲使主人各

得盡其待賓與大夫之禮而賓與大夫亦各得伸其尊也

主人送賓入門大夫乃出大夫雖多亦惟拜送其長

而已

鄉侯上个五尋

註曰上个謂最上幅也八尺曰尋上幅用布四丈

中十尺

註曰方者也用布五丈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一寸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謂中也

疏曰此言十尺用布五幅幅廣二尺二寸兩畔各削一寸為縫幅各二尺在故五幅為一丈也漢法幅二尺二寸亦古制存焉故舉以為況

世佐案此謂侯中也鄉侯之質居侯中三分之一

蓋方三尺三寸有竒矣正鵠亦然但其尺寸則隨

侯中之大小以為凖則耳張云中即正也非

侯道五十弓二寸以為侯中

註曰言侯中所取數也量侯道以貍步而云弓者侯

之所取數宜用射器也正二寸者骹中之博也

疏曰周禮弓人云骹解中有變焉謂弓弣把中側骨之

處博二寸故於此處取數焉骹考工記本作茭康成謂茭讀如齊人名手足

掔為侯之骹
叏解接中也
張氏曰侯之遠近五十弓每弓取二寸以為侯中之
數故十尺也
倍中以為躬
註曰躬身也謂中之上下幅也用布各二丈
疏曰身為中上中下各橫接一幅布者
倍躬以為左右舌
註曰謂上个也居兩旁謂之个左右出謂之舌

張氏曰即最上四丈之横幅隨所目而異名左右出

各一丈

下舌半上舌

註曰半者半其出於躬者也用布三丈所以半上舌者𠋫人之形類也上个象臂下个象足中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五八四十五六三十以此為衰也凡鄉𠋫用布十六丈數起𠋫道五十弓以計道七十弓之𠋫用布二十五丈二尺道九十弓之𠋫用布三十六

丈

疏曰上舌兩相各一丈今下舌兩相各五尺通躬二丈故云用布三丈也云凡鄉侯用布十六丈數起侯道五十弓以計者中五幅幅一丈用布五丈上下躬總用布四丈上个四丈下个三丈是通用布十六丈也云道七十弓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者中七幅丈四尺用布九丈八尺上下躬總用布五丈六尺上个五丈六尺下个四丈二尺通用布二十五丈二

尺也云道九十弓之侯用布三十六丈者中九幅幅丈八尺用布十六丈二尺上下躬總用布七丈二尺上个亦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通用布三十六丈也從敖氏節本

敖氏曰下舌所以半上舌者慮其植之妨於往来者也下舌之長若如上舌則兩植相去五丈六尺有餘矣故須半之也考工記曰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

郝氏曰侯形像猴猴性善伺候取立以伺射也猱猴臂長上兩舌如舒臂下兩舌稍短如足性黠捷善援矢故射以像之

張氏曰用布三丈横綴下躬之下左右出於躬各五尺

世佐案侯制上廣下狹便射也蓋侯植於庭而射者從堂上射之則其所平視者侯中以上而已其下無取乎廣也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

大夫五尺士三尺此堂高於庭之度也侯之下綱去地僅尺二寸下舌所以半上舌者殆為是與註象人之說固非敖云慮其植之妨於往來者亦似迂

箭籌八十

註曰箭篠也籌筭也籌八十者略以十耦為正貴全數其時衆寡從賓

敖氏曰上記云射無筭而箭籌惟止於八十則是此

射者雖多亦不過十耦也釋獲者之執算各視射者之矢數

張氏曰箭竹也以竹爲籌釋獲者所執之算也人四矢耦八籌也

世佐案經云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從之此記云箭籌八十以一人所執言也中一箇釋一算射者未必皆中故經又云若有餘算則反委之則此八十籌固不止供十耦之用矣如不足則射罷之

納於堂西者可復取也豈必以十耦為限哉敖說

非

長尺有握握素

註曰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膚

疏曰公羊傳何休云側手為膚又投壺云室中五扶

註云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皆謂布四指一指一寸

四指則四寸也

敖氏曰尺有握猶言尺有四寸也必云握者亦見其

為所握處也

郝氏曰握素謂手捉處刋削使素外加髹飾也

世佐案註曰刋本一膚謂刋此箭籌之本一膚耳明握與膚同也今本有云刋本一作膚者作字衍也有云刋一本膚者一本字倒也又有云握本一膚者因作字之衍而誤改刋字也今定從通解本

楚扑長如笴刋本尺

註曰刋其可持處

君射則為下射上射退於物一笴既發則荅君而俟

註曰荅對也此以下雜記也

敖氏曰君為下射者降尊以就卑則不宜與卑者序而從尊卑為耦之常法也且下射之物在東亦不失其主位也上射賔也荅君謂東面立而對之射時進左手微背於君故既射則還對之俟待君發也

世佐案自此以下朱子移入燕禮及大射儀記於此者以燕射用鄉射之禮故也

君樂作而后就物君袒朱襦以射

註曰君尊

敖氏曰樂謂奏貍首也此記先言樂乃後見君之射儀則是君之燕射於再射即用樂行之亦變於大射也投壺之禮因飲酒而爲之於其再投即用樂此意其類之乎鄉射三射乃用樂行之

郝氏曰君樂作而後就物爲耦者先就物待也君射袒朱襦爲耦者肉袒也

小臣以巾執矢以授

註曰君尊不搢矢不挾矢授之稍屬

敖氏曰以巾執矢敬君物不敢褻也大射儀曰小臣師以巾内拂矢而授矢於公稍屬蓋以巾拂之而又藉手以執之也

若飲君如燕則夾爵

註曰謂君在不勝之黨也賓飲君如燕賓媵觚於公之禮則夾爵夾爵者君既卒爵復自酌

敖氏曰夾爵謂夾君爵而自飲也以大射儀考之飲君之禮其所以異於燕賔之媵觶者於於當作非獨夾爵而已記但以此言之亦大略之說也

世佐案如燕謂自降洗升酌以至酌膳下拜諸儀皆如之也則夾爵此異於燕者也侍射者先酌散自飲乃酌膳奉君君飲訖又酌自飲故曰夾爵燕禮賔媵觶於公惟先自飲而已敖云非獨夾爵而已者燕禮賔酌膳坐奠於薦南拜畢反位此則酌膳

以致侯公卒觶而進受之亦其異也

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

註曰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皮樹獸名以翿旌獲尚文德也

疏曰知城中是燕射者燕在寢故也燕主歡心故旌從不命之士

聶氏曰張鎰圖云皮樹人面獸形今文樹作豎

敖氏曰燕禮大射儀皆射於公宮即此國中射也必

云國中者對郊竟而言也

郝氏曰皮樹馬也馬皮毛斑駁如樹易說卦云乾為駁馬詩云隰有六駁榆樹有蘚痕如駁刻中為駁馬故云皮樹

世佐案敖說非當從註疏為燕射也皮樹未詳何獸當闕之

於郊則閭中以旌獲

註曰於郊謂大射也大射於大學王制曰小學在公

宮之左大學在郊閭獸名如驢一角或曰如驢歧蹄

周書曰北唐以閭析羽為旌

疏曰云大射於大學者據諸侯而言也天子大射在

虞庠小學以其天子大學在國中小學在郊歧蹄已

上山海經文周書見於國語

郝氏曰閭驢通刻中為驢形也

於竟則虎中龍旜

註曰於竟謂與隣國君射也畫龍於旜尚文章也通

帛為旜

疏曰與鄰國君射則賓射也以其君有送賓之事因

送則射

朱子曰於竟則虎中龍旜亦是燕射

敖氏曰虎中龍旜遠則彌文也記言君之中與所獲

者有國中郊竟之異而不言為某射於某所則是其

所以異者惟繫於地之遠近不繫於射之大小也若

然則固有大射而用皮樹中翿旌者亦有燕射而用虎

中龍旜者矣

世佐察諸侯相朝於是乎有賔射賔射不必於竟也天子賔射在朝則諸侯可知矣於竟會遇也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是也因會遇而射其禮亦以賔射行之記蓋據此而言也春秋傳云嘉樂不野合謂燕享也射雖亦以樂節然非合樂之謂故得行於竟與

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

註曰兕獸名似牛一角
敖氏曰其指大夫而言大夫有上中下之異故物亦有差司常職曰大夫士建物
張氏曰大國小國大夫命數不同故云各以其物
士鹿中翿旌以獲
註曰謂小國之州長也用翿為旌以獲無物也古文無以獲
敖氏曰翿旌即白羽與朱羽糅者也上記言士禮云

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此直見翿旌而已蓋記者雜也

世佐案此記七字註二十一字監本脱今從石本及朱子通解本補

惟君有射於國中其餘否

註曰臣不習武事於君側也

敖氏曰其餘否謂人臣不為射主於國中也君有射於國中者以其於公宫為之也若人臣之家其庭淺

隘蹕用又未必備故射則必於鄉州之學行事焉是
雖居於國而欲射於其中亦不可得也此不惟見尊
君之意亦其勢然爾
世佐案射於國中謂燕射也其餘謂大夫以下也
觀此則大夫士無燕射益信
君在大夫射則肉袒
註曰不袒纁襦厭於君也
世佐案此篇之記頗雜不盡依經文之序而中又

有疾令道古之意焉蓋非一手所作也

呂氏大臨曰孔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蓋有禮射有主皮之射不主皮禮射也所謂大射鄉射是也為力者主皮之射也主皮者主於獲而已尚力而不習禮故曰為力不同科也禮射者必先比耦故一耦皆有上射下射皆執弓而搢挾矢其進也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皆揖其退也亦如之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射皆拾發其取矢於楅也始進

揖當楅揖及楅揖取矢揖卒取矢揖既搢挾揖退與將進者揖及取矢也有横弓卻手兼弣順羽拾取之節馬卒射而飲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加弛弓升飲相揖如初則進退周旋必中禮可見矣夫先王制禮豈苟為繁文末節使人難行哉亦曰以善養人而已葢君子之於天下必無所不中節然後成德必力行而後有功其四支欲於安佚也苟恭敬之心不勝則怠惰敖慢之氣生怠惰敖慢之氣生

則動容周旋不能中乎節體雖佚而心亦為之不安安其所不安則手足不知所措故放辟邪侈踰分犯上將無所不至天下之亂自此始矣聖人憂之故常謹於繁文末節以養人於無所事之時使其習之而不憚煩則不遜之行亦無自而作至於久而安之則非法不行無所往而非義矣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矣故發而不中節者常生乎不敬所存乎内者敬則所形乎外者莊

矣内外交修則發乎事者中矣故曰內志正外體直

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也射

一藝也容比於禮節比於樂而不失正鵠者是必有

樂於義理久於恭敬用志不分之心然後可以得之

則其所以得之者其德可知矣故曰可以觀德行矣

乾隆御覽之寶

儀禮集編卷十